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  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寂·距
<p>姑且稱他為小帽子先生吧。</p> <p>有時候我也很意外，它靈巧的三個小字竟輕易地藏住了我不欲人知的秘密。</p> <p>少女筆下愛情故事裡的男主角，大抵都經歷過間諜時期，在不同場合裡穿梭、披上不同身分，在一大段序言後，才願意添上他的真實姓名，今天他叫小帽子，明天又能冠上新的代號，比程式語言還要複雜的代碼遊戲，我卻玩得得心應手。</p> <p>在這個比女人心腸還狹隘的校園裡，一棟正心樓就能容納所有的學生，自然，任何故事都需要多加點神祕感。</p> <p>大人的矯揉造作正是為了應付此刻。在擁擠教室裡說出他姓名，需要多大的勇氣呢？一個熟悉的詞彙，即便前文與後文荒腔走板，接收端又能輕易讀懂你的摩斯密碼。</p> <p>那一陣子我特別喜歡寫日記，回首細節，信筆抒發的感受恍若隔世。匆忙留下的眼神交匯、留在心裡的獨角戲劇本，也已隨著時間沉澱。儘管如此，燒瓶內的溶液只要稍加搖晃，化學式的箭頭又能引起反應，至此往復，達到下一個平衡。</p> <p>二零二一年的秋末冬初，是我在中山醫註冊的第一個學期，原文書製成的投影片和無趣的通識課占據了我大半生活，我心裡早褪去高中畢業時五彩斑斕的幻想，適應百無聊賴也是生活的樣貌。</p> <p>半個學期過去，雖然還稱不上熟手，但我已經習慣在圖書館打工的日子，例行的借還書手續，流水線般的上退磁工作，最後附上一句不摻感情的謝謝，比便當店加贈的養樂多還要廉價。</p> <p>我抱著平板，窩在櫃台角落，暗暗祈禱這次值班也能風平浪靜地度過，像個機器人一樣，耐心、溫和、帶點疏離地端著飯碗。後來偶爾幾次表情失控，也能在一連串的假笑下平復，客氣地說再見，希望再也不見。</p> <p>對於工作的片面認知，以至於我很久都不曾留意離開的人是什麼反應。</p> <p>那一次，小帽子刷著他的學生證走進來。</p> <p>COVID-19 疫情後，我連同學的臉都沒見過，名字相似的，我到了大二下還會不小心叫錯。但小帽子的記憶點不少，黑色鴨舌帽、帽簷下過長的髮絲、留白處狹長的眼睛，只有在他湊近時，才能發現他烏亮的眼珠。他看起來又靦腆、又內向，貿然上前搭話，他大概會驚嚇到不敢回應。</p> <p>我按慣例開口詢問：「借書嗎？」</p> <p>他木木地點頭，然後把書往我的方向推過來，在短暫的十秒鐘裡我並沒有記住他的名字，只是像往常那樣打地鼠、在地鼠將要冒出頭之際，送他回地底下。</p> <p>他極輕地說了句謝謝。</p> <p>對話氣泡浮在半空中，破碎的很快，我很清楚那不是隨口拈來的泛泛辭彙，空氣裡震動過的餘響，提醒我他存在過的事實，再抬頭時他已經離開。</p> <p>我在心裡給他起了個綽號，叫做小帽子，那時候我只希望，如果小帽子再次出現，我</p>	

也要對他說一句謝謝，發自真心，但我肯定要落落大方地，牙齒能露八顆就不顯七顆的，只是當時戴著口罩，大約也沒人知道我笑過——源自他一句謝謝。

第二個禮拜一樣的時間點，黑色帽子再次映入眼簾，這次他帶著張愛玲走來櫃台，我偷偷記下了他的名字，謹守職業道德，從來沒有外洩和他有關的資訊，只是在他每次來借還書時，在口罩底下不經意地笑一笑。某堂課提到：口罩耽誤了嬰幼兒面部情緒辨識的發展，我卻很感激它遮掩住無數次、因為某個人到來而雀躍的證據。

每周同樣的午後，隱晦地期待重逢，我慢慢地體悟到，別的作家筆下寫到極致的有緣無份，所謂難以名狀的遺憾，皆由無心的擦肩而過開始。

在我無數荒唐的遐想裡，唯一沒被捨棄的，就是想認識他。

認識這兩個字說簡單太簡單，可認真拆解起來，我卻也不明白該怎麼做、該做到什麼程度、該用什麼方式起頭？

我是最熟悉他的陌生人，無名無姓地存在於他世界一隅。我知道他的系級、學號，乃至姓名，經手過每一本他曾借閱的書籍。我和我最想熟悉的陌生人，距離卻從來相隔一個借還書櫃台，只能禮貌地問候，一回回加深交集，他在我腦海裡的印象不停重複疊加，我卻連他是否面熟我都不曉得。

躲在我的防線後悄悄觀察他，好像也不失為一種情趣。

我揣測過要如何不著痕跡地打探他的消息，比方說，好巧不巧選了同堂通識課，也可能在某場演講上邂逅，我向他伸手借一枝原子筆，以感謝之名開啟一段對話，又或者，他身邊出現的朋友，也許會來自某個共同交友圈——畢竟是兜兜轉轉相遇的緣分，好像不夠華麗的開場、不夠濃重的筆墨，無法讓這個故事延續下去，寫出引人入勝的扉頁。

原以為我會為此絞盡腦汁，但我出竅的靈魂，不允許我沉溺在未知的故事裡。在月下老人處求出一張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我曾以為是舊故事的轉捩，卻不想是有人提著螢火而來，照亮眼前的山窮水盡。

大一下的體育課，我聽從新男友的建議，選了他熱愛的排球，意料之外，小帽子上也同一堂課。他看起來比上學期沉默的樣子開朗了些，我並沒有因為共同的體育課和他產生任何交集，雖然我心知自己總是按捺不住，在防線後偷偷地窺探，只不過這次的防線叫有夫之婦。

在圖書館值班時，也沒再巧遇過他，就像是為了配合我新選修的婦德課，讓我做乖巧的好學生，意外並沒有降臨在我身上。我和新男友牽著手走過大慶街的時候，也沒有再想起和小帽子有關的事情，任由當時豐沛的感情填滿空白的選課單，努力地超修完大二聖誕節前必備的戀愛學分。

六月過了，初始的熱情在夏日的艷陽裡急遽融化，即便是由月老繫上的紅線，好像也在一次次拉扯中鬆脫，不曉得是誰計較地多，把紅線一端拉緊，高張的情緒配上窒息的關係，張力終不堪負荷、爭吵一觸即發。

愛情這門課停修之後，我並沒有難過太久，好像人生每個階段都有自己該完成的任務，不會因為這個任務失敗了就停滯下來。一張不及格的答卷有太多涵義，即便我已經努力訂正，但人都要等到好後來才會明白，得以釋然地對前任說一句：「會遇見更好的，祝你幸福。」

我嘗試讓自己像陀螺般應付生活中的大小瑣事，旋轉、忙碌、直到慣性終止。

再次偶遇小帽子，已經是初春後的課間，視線游移，他掛著耳機，無聲穿越喧囂人海，在他身上總有股無法描述的寂靜，我動了心思，想奪走其中一只 AIRPOD，打破種種藩籬，走進他的世界。

我還是挺好奇，兩年來他看過哪些書？縱然借閱數量遠超於他的讀者也大有人在，只是他真摯的眼神，總會讓我忍不住想問一句，他最難忘的是哪一本？是什麼樣的文字曾震撼他內心深處、是什麼樣的文字曾觸動他晶亮的雙眸？

我想憑藉文字和文字間逼仄的距離，再靠近他一些——但我最終什麼也沒做。我自知沒有漫畫主角天賜的勇敢、我不擅長把握沒有信心的事情，我仍然會害怕結局不盡如人意，潦草收場。

撇過頭繼續和朋友感嘆，說時間如沙散落，稍不留神就在指縫間溜走。滿地金燦燦地，像諷刺我對於時光的不尊重，我耽誤過太多次，橫互的兩年都成了最佳浪費證明。

他們問我那算不算喜歡？我也從來不曾細想，只是在我失守的嘴角、和桌面上不斷輕叩的手指間，好像多餘的語句都顯得冗贅。

一個無心的腳印，讓原本荒蕪的森林有了新生意義，地面震盪的瞬間，也是防線擊潰的瞬間。倘若，這次是我平凡生活裡出現的 CRUSH，我不希望它再變成刻意閃避的相讓，也不希望它如同事故現場留下悲傷，我只希望我不要再添上任何懊悔。

於是我寫了張紙條，以我舒心的方式，在名字旁邊畫了個可愛的小插圖，彎彎的眼眸旁點綴一團粉色紅暈，是寫少女的心事和羞赧。落款處反覆對照，還是不知道用什麼結尾才不顯得突兀，能夠更自若一些，抹去小心翼翼的卑微。

我將紙條平整地摺好，一如我無處安放的心事，塞進褲子口袋，以便在對的時機點交給他。

計畫按部就班地進行。我看著不斷跳躍的電子鐘，屏息等候，抬頭、低頭，聽著門禁計數器的喀擦聲，等待下個刷卡進館的讀者，指尖停留在《挪威的森林》第二十六頁，熟稔的情節乘載了我慌亂的思緒。

等到太陽落山，也沒再被記憶中的寂靜包圍，幽暗的路燈光線忽明忽滅，一如我低迷心情，我伸出手想把光暈握進掌心，卻想起連科學家都無法真正說明它究竟是如何存在，宇宙的詭譎浩瀚，總是帶點致命吸引力，好奇是人之常情。

我也談不上期待，更來不及失態，只是在代辦清單上刪除認識兩個大字。在重要的轉折章節裡，主角變成了配角，我不能將小帽子先生放進我明天新開的篇章裡，自欺欺人。

而那張放在口袋裡、隨著洗衣機翻攪蹂躪的紙條，和其他不可燃垃圾一起被扔進了垃圾桶。渲染過後的筆跡再看不出原本的意思，難以清理的紙屑是我無法明言的心緒，為了方便整理，只好全部拋棄。

我後知後覺的想，數學課本中兩種直線的關係，似乎也代表著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一種是在佛前苦苦求了幾百年，換來一次擦身，此後沿著未知盡頭無限延伸。或者，從一開始就選擇做兩條平行線，雖沒有任何聯繫，卻也不必為了如火花般璀璨的一瞬交會，從此抱憾。

後來替學妹借書，指腹掠過他曾經借過的其中一本，頓了頓，沒有被悲傷淹沒，反而

笑意更深，細看是個經不起推敲的微笑，卻是繼小帽子先生後攢積的全部耐心。

原來真的有個人是你想起，心臟便會柔軟三分，縱然這樣的溫柔，在時光洪流裡過於微不足道，卻讓枯燥的打地鼠日常，迎來最渺小的轉機。

我想由衷地感謝小帽子先生，於是將他融進我的字裡行間，塗塗改改，好像又重新認識了他一次。原打算寫些諂媚的讚頌，但這一次，我也不曉得，自己是否能用上最大的誠意。

或許宇宙變幻莫測、四季交替輪迴，光子說和波動說在我有生之年也得不出明確結論，但我想，時間會給我答覆的——

如果我能夠在這裡不顧一切地開口提問：「我能認識你嗎？親愛的小帽子先生。」

